

經義考

十八

經義考卷九十八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詩一

古詩

今存三百五篇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卜子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先王以是經夫婦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

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一國之事繫一人

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墨翟曰。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荀卿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司馬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汜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

即六義也

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憺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班固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鄭康成曰詩者承也政善則下民承而讚咏之政惡則諷刺之

劉熙曰詩之也志之所之也興物而作謂之興敷布其義

劉歆曰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詩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刻之玉版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

詩汜歷樞曰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按如隋志所云則二南之始關雎雅始鹿鳴文王
頌始清廟皆魯太師次而錄之者故論語曰師摯
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孔穎達曰經傳所引諸詩見存者多亡失者少不容孔子
十去其九

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
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
去

成伯瑜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
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文遭暴秦並爲煨燼而詩
全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爲殘

謂之賦事類相似謂之比言王政事謂之雅稱頌成功謂之頌隨作者之志而別名之者也

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按揖之言以一篇爲一人

周續之曰風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則謂之雅考之禮教其歸不殊也

梁簡文帝曰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

隋書經籍志曰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致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

刪其句或句 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
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
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
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南山
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周子醇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
者素以爲絢兮是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
碩人之詩無素以爲絢兮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

鄭樵曰上下千餘年詩纔三百五篇有更十君而取一篇

滅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爲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爲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爲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爲知詩夫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爲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歐陽修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

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也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丰蕩縣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賁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縣縣瓜瓞與縣縣葛藟同一取縣縣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縣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縣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

者皆商周人所作夫子併得之於魯太師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也刪詩之說漢儒倡之

陳鵬飛曰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

唐仲友曰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於南征之後雅變於監謗之際風降於東遷之餘道之汙隆可具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於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故風猶可正而進於雅也雅在則春秋可以無作柰何變而遂至於亡也 又曰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變風猶有頌采繁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於興也其意達於

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旣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又曰周以詩爲教置學立師諸侯之風陳於太師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於王朝

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
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
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籥章歌
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
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於詩不若
求詩於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
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
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爲正風歌
之變爲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於雅亦然瞽誦工歌既
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爲大樂
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
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繁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頌駉詩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王應麟曰逸詩篇名若狸首驪駒祈招轡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薺河水新宮茅鴟鴞飛無辭或謂河水汚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韓詩外傳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與

劉汲曰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

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爲皆出其手豈
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於考訂而然乎 又曰季孫行父
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於頌也非孔
子之所能裁定也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
人謂孔子自刪爲三百篇大妄也 又曰言詩者自邶鄘
而下皆目爲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樂論詩未
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亦未嘗及變
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於正爾美而非詔刺而非
訐怨而非憤哀樂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
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強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
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朱右曰古詩三百篇以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
盧格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穎達以
爲未可信按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西周盛時環海內而封者千八百國使各陳一詩亦千
八百篇矣今載於經者惟邶鄘衛鄭齊魏唐秦陳檜曹十
一國皆春秋時詩其他亦無所錄孟子詩亡之論其有慨
於此乎

黃淳耀曰孔子有正樂之功而無刪詩之事蓋刪詩者漢
儒之說

汪琬曰刪詩之說昉於史遷其言不可據依

按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
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